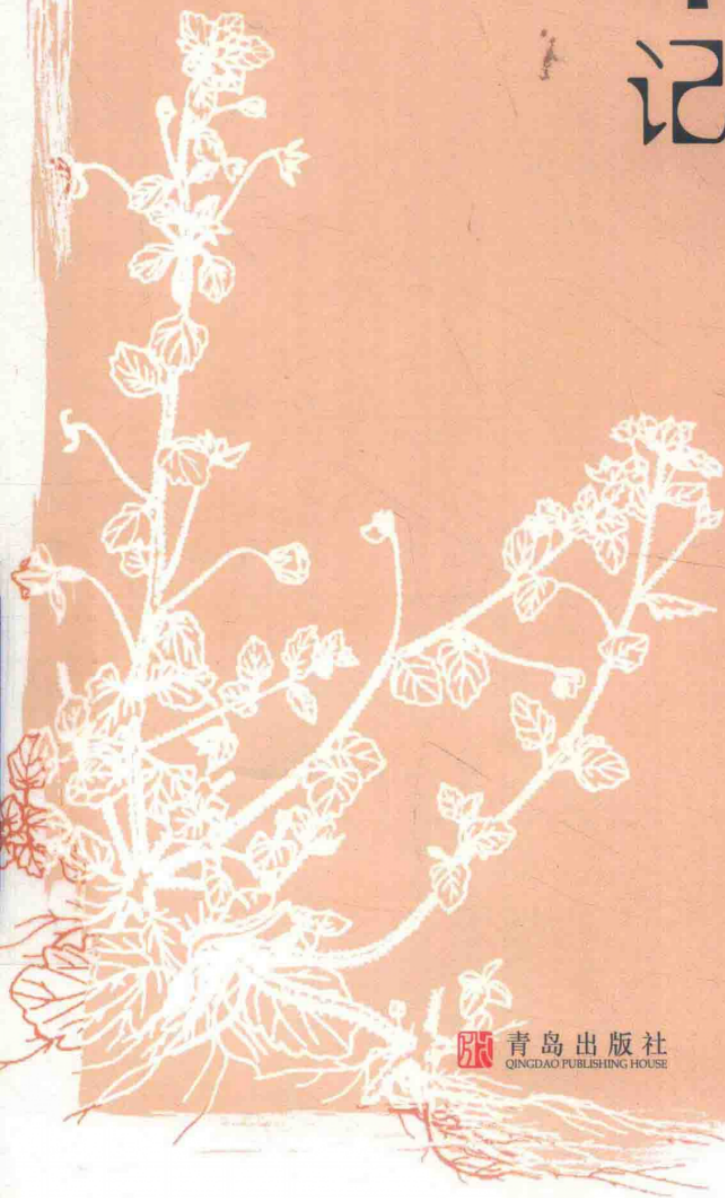



DONGCHANG
CAOMU JI

东昌

草木记

谭庆禄
◎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DONGCHANG
CAOMU JI

东昌

草木记

谭庆禄
著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昌草木记 / 谭庆禄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552-7682-1

I . ①东… II . ①谭… III .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4906 号

书 名 东昌草木记
作 者 谭庆禄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责任编辑 张性阳 周静静 金 汶
封面设计 张 晓
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 (787mm × 1092mm)
印 张 25.5
字 数 40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7682-1
定 价 58.00 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印刷厂服务电话 0532-88194567

由“志”到“史”， 书写具体的人与自然关系史

几年前，我推荐过谭庆禄先生撰写的《东乡草木记》。此次其姊妹篇《东昌草木记》书稿已备齐，先生嘱我写一篇序。因自己一直在倡导博物学的本土化，觉得这是分内事情，我便立即答应下来。

作者生于山东省聊城市临清市的东乡，后来搬到了同为山东省聊城市的东昌府区，在前者即第一故乡生活了20余年，在后者即第二故乡已生活近40年。东乡、东昌一字之差，本来也不远，一北一南相距几十千米。我特意查了地图并仔细询问了作者，宏观上讲，作者的家乡在济南和邯郸的正中间，那是一个极为平凡、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地方，“吾乡，真正的边鄙之地”。不过，东乡出了季羨林（与谭先生的家乡只隔3个村庄），东昌（聊城）出了傅斯年。有清一代这里也出过两个状元（山东省共6人）。但是，作者在此并不写这两位北大教授和老状元，而是瞄上了无足轻重的草木。

“吾乡的草木正如吾乡之人，多为平淡无奇的品类，属于默默无闻的群体。”熟悉中国植物地理的人会毫不犹豫地赞同这一点。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此平凡之地的植物,有什么好写的?其科学意义何在?一个大男人整天谈论无甚特点的花草,是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其实,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轻松回答这样的疑问。许多人受唯科学主义、功利主义毒害太深而丧失了思考能力,因而觉得这终究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从新种、特有种的角度看,此地的植物也许的确没什么稀罕的;从探究的深度看,本书也绝对算不上前沿科学成果。但是,每地有每地的独特性,土地、植物、动物、人、大气组成一种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意义上的共同体,观察、记录此共同体的变迁是一种优良的博物活动,也是现代人的一种责任。从普通人的视角,描述“生活世界”中人与植物的关系(感受、欣赏和利用等),在中国古代是有传统的,但在浮躁、势利的现代社会中,这样的活动却被遗忘了。我和谭先生一样,本来学的不是植物学,但对植物都有些着迷,愿意浪费时间观察、描写它们,愿意写植物与人的具体的关系,比如当年日复一日地吃“地瓜干”、对入侵植物钻叶紫菀的“担忧”,再比如除草剂的过量使用令无辜的草木陷于灭顶之灾。坦率地讲,按主流社会的标准,这样的博物学完全无用,没力量也不科学。但是,博物学从来不是科学的真子集,博物的价值也不全依科学而定。现在谈复兴博物学,我们也将其定位于:平行于当下自然科学的一种门槛较低的人人可参与的与大自然打交道的生活方式。因此,此博物活动是否科学,并不很重要。

博物学对应于 *historia naturalis*, 其中的 *historia* 本义是探究、记录、描述之义,当然未必是非常严格的。“研究自己的乡土”是博物学的重要工作,也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一部引进著作的书名。那部书的具体内容相当多已经过时,但是标题阐述的思想并未过时,反而切中时弊。研究我们自己的家乡,才能热爱家乡,更好地生活在家乡,更好地书写家乡的历史。

博物描写(文字的或者影像的)都是时间相对固定下的一种空间切片,

相当于中国古代讲的“志”。不同切片(志)放到一起,便有了时间演化的内容,于是“史”便浮现了,人们便有机会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大作《历史》就是如此,当初并非就有了后来意义上的“史”的观念,他的书不过是某种“考察报告”罢了,跟亚里士多德、塞奥弗拉斯特的书一样属于广义的博物志。在汉语中,“史”,记事者也。古时候,“历”与“史”两字只是偶然搭配在一起的,例子也不够多。较常引用的有:“博览群书,历史籍,采奇异”(《三国志》);“积代用之为美,历史不以云非”(《南齐书》)。“历史”是一个动宾词组,在转变为一个名词的过程中,空间变换成时间,谱、录、志、传、记均能成史。生活史、文化史、环境史、科学史、政治史都有如此这般的时空折算、填充。历史是人来书写的,每时每刻都在流逝,等过去了再依据极不完整的线索研究消失的“历史”,则相当困难。与其如此,不如尽可能平直地书写当下,因为明天它们就是历史。与其相信史学家、他人的只言片语,不如自己翔实书写。

我相信,某种意义上,谭庆禄先生为自己的家乡在认真做着志和史的工作。前者好理解,后者需要时间来检验。直接书写关于自然物的当代史,也是有讲究的,其中一条便是清晰,名实对应牢靠。作者讲:“写作时自始至终要求于自己的,就是诚实。”潘耒点评徐霞客也说:“吾于霞客之游,不服其阔远,而服其精详;于霞客之书,不多其博辨,而多其真实。”(转引自唐晓峰,《阅读与感知:人文地理笔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79页。)

经过大家10多年的努力,此时博物学在中国真的有了复兴的迹象。我最近应邀作了一则简短的讲座《博物学复兴与出版规划》,谈到两条腿走路:(1)缓慢、稳步引进域外博物学文化经典;(2)立足本土,加强地方性知识积累。大家共同努力,尽快把省一级和重点区域的自然志、图谱编撰出

来,以应广大爱好者之急需。比如:北京、武汉、上海、成都、南京、广州、长春等条件较好的城市宜早行动起来,先出版自己的植物手册、昆虫手册、蘑菇手册、观鸟手册、鱼类手册等。近几年,我本人也斗胆参与其中,写了极为具体的《燕园草木补》《崇礼野花》《延庆野花》,虽然自知并非什么专家,不过是等专家出手左等右等而等不来罢了。

外行编写自然志,当然有诸多缺陷,但此事终究等不得。抛砖引玉,在此也许并非套话。如果一系列专家实在看不下去,终于出手,也就正中下怀。我们不但要引诱外行博物起来,也要引诱内行起身为博物的复兴贡献力量。

我本人曾做过一段科学传播理论研究,博物虽不尽是科学,却有相通之处。推动博物类图书的出版,对于复兴博物学当起基础性作用。没有好的基础,博物 NGO (非政府组织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不可能良性发展;没有一批优秀的博物 NGO,根本谈不了复兴博物学。书出了,可能暂时无人关注,但有比没有强。中国每年出版那么多书,都是好书吗?博物书为何不能占更大的比重?学生时代曾读署名俞宗本的《种树书》及胡道静先生的相关考证,进而想看温革的《琐碎录》,可是该书早已散佚,不能一睹全貌,甚感遗憾。《种树书》,农书是也。中国古代留下了大量农书,透过它们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百姓的日常生活,但那些书依然读着不过瘾。埋怨古人,毫无道理,不如从我做起。现在早已过了农业文明,进入了工业文明,还在向往生态文明,但广义的农书从博物的观点看依然有意义。感受大地,响应孔子的号召,多识鸟兽草木,可弱化人类中心主义的自大,对于建设美好家园及维护天人系统的可持续生存均有好处。

突然想起清人质朴而融入深情的博物写作:“荒湾断塹,皆种芡实。绿盘铺水,与荷芰相乱,弥望田田。早秋采实而食,有珠之圆,有玉之膩。水属

由“志”到“史”，书写具体的人与自然关系史

诸品，此为上珍。芡花向日，菱花背日。荷花日舒夜敛，芡花昼敛宵开。间中消息物理，亦有微会。”如高士奇的《北墅抱瓮录》、怀特(Gilbert White)的《塞耳彭博物志》一般，谭先生也以自己的热爱书写着乡村、城镇的现代史。“我的小文如能为吾乡植物留下哪怕一星半点儿记录，就是我的最大奢望了。”我想，这是一定的。全世界没几人知道东乡、东昌，及其历任官员、楼堂馆所，但通过谭先生的文字，那些不起眼的草木连同它们所附着的泥土将一同进入历史。

刘华杰

2017年1月13日于北京大学

2017年1月15日修订

自序

自庚寅岁初,不必上班应卯,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天天睡到自然醒,然后是慢吞吞起床,慢悠悠吃饭,最后慢腾腾走出家门。去哪儿呢?看似漫无目的,却也总是有草有树的所在。看看莺飞草长,看看杂花生树,怡然自得之余,往往还有令人惊喜的发现。

世有所谓善读无字之书,敝人岂敢想望。然而草木之爱,难以自己。虽然自知愚钝,也不怕被人讥为附庸风雅。

较之纸墨印制的书籍,自然之书别有优长:第一,作者特别。往大里说,这作者乃是自然万有,或者说造物主本人;往小处说,也是壤土地脉、雨露阳光、四时节候。第二,即使圣哲所著之书,刻于石上,书于简上,印在纸上,虽然后来你笺我注,原文却少有改易。自然之书就不同了,自春而夏而秋而冬,书页之上,内容与色彩瞬息变化,一个清晨一个成色,一个夜晚一个奇迹,如此日夜相继,锱铢积累,最终完成了一段段活生生的生命史。正因如此,自然之书才得常读常新,百读不厌。第三,圣哲之书即使再精微,也不过是对天地奥义的管窥蠡测、对自然密码的零星破译与盗取,而这无字之书却是自然本身。大自然参差多变,不守故常,此可谓美之本源,亦人类知识、智

慧之本源。

有时候，我会深自庆幸：到了这个年纪，凭了冥冥之中的指引，来与草木结缘，这是多么欣幸的事情。

回想当初，虽然自幼以割草寻菜为营生，朝夕相处，耳鬓厮磨，而真正的草木之爱却是被树木之美唤醒。

世间万物之中，唯树与人最为相像。它们恂恂然站在那里，飒然独立又谦退自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无论春风秋雨，还是严寒冰雪，它们既不退避，也不嚣嚷，活脱脱一个个谦谦君子。陶渊明《饮酒》诗有云：“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田野之上，或者小河岸边，单独一株树，特别是到了冬天，那种淡然无为，那种无欲无求，直可让人流连低回。这是一个开端，由此推衍开去，我渐渐发现，即使灌木，即使丛莽，甚至无名杂草，也无不各擅其胜、各臻其美。从此，不用芝麻开门的咒语，一扇大门已经为我开启。走入其中，总有琳琅满目之感，于是就乐而忘返了。

无论土地多么偏僻，不管土质多么瘠薄，只要不被人类严密控制，它终究会生动起来，漂亮起来。没有水分不要紧，雨啊雪啊，今日不来，明日会来；没有种子不要紧，风儿会吹来，鸟儿会衔来，牛羊也会携带过来。春天一到，绿草生出来，幼树长出来；假以时日，细草织成了绿毯，小树也会长成大树。河岸湖边，沟旁路畔，那些零零碎碎的空地，星星点点绿色，一年四季，无时无刻不繁衍出奇迹。鸟藏碧叶，蝶迷繁花，令人目不暇接。

当然，这部自然之书的确够博大，够深奥。如我蜻蜓点水般地浏览，其所得可能只是表面的、零星的甚至舛误的印象。好在我的野心不大，我觉得，只要能从这种浏览中得到快乐，也就足够。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我觉得真好。偶有零星的会心、点滴的收获，已足令我沾沾自喜了。退一步说，即使空手而归，又有什么遗憾的呢？梭罗说：“我们居住的这个充满新奇的

世界与其说是与人便利,不如说是令人叹绝,它的动人之处多于它的实用之处;我们应当欣赏它,赞美它,而不是去使用它。”

关注草木的过程中,我隐约窥见这样一个事实:区域内植物种类数量的增与减,与人类社会的波动息息相关。

敝人幸与不幸,从那个穷乏的年代走来。在那段漫长的日子里,人人面有菜色,户户家徒四壁。起初,我以为只是家里的东西少了、没了,不曾留意到大地上、田野上。久之发现,那种穷乏之气,实充斥于天地之间,即使草木也为其所笼罩,命运也为其所牵连。田野上,春夏之间是清一色的作物;收秋之后,便是所谓地净场光,剩下白茫茫大地一片。穷乏使人丧失了闲情逸致,填饱肚子成了人生的主要目的。于是,家中长物不被卖掉,也被毁掉;植物中那些好看的、好玩儿的、可有可无的,厄运也渐渐降临。吾乡土地上曾经生长过的皂荚树、金针棵儿、马莲墩,后来全都看不见了。而庭院中的杏树、桃树,也已命悬一线。大田里则剩下棉花、小麦、玉米之属,其余的黍子、稷子、绿豆、小豆以及大麦,无不被进一步边缘化,面临淘汰出局的风险。

贫困不光挤压着人们的精神空间,使之变得简单粗陋,同时挤压了自然生物的生存空间,使乡村的草木日渐单调。天地间草木品类存量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人类生活的痛史。

这些年好了。人们渐得温饱,生活稍有余裕,于是闲心有了,逸致也来了,忧惧之心稍懈,爱美之心苏醒。于是,吃的和穿的有了些花样,住的用的也讲究个品质,连身边的植物也渐渐多了起来。比如今日农家,榆柳槐杨之外,庭院之中也开始种些柿子核桃、木槿月季,甚至红梅绿竹。城市的街道、小区的内部,更是奇株异卉,比比皆是。起初,我对这种踵事增华的东西并不看好,后来悟得,此乃人类本性的一种流露,所谓“人间政和,草木

沾恩”，于是觉得它们可爱多了。

另一个发现则是：奇花异草固然以城市为多，而野草在乡村日子不好过，于是它们灵机一动，也一个一个躲藏到城市里来了。

本来乡野才是植物的乐园。无论如何，乡间地广人稀，那些人迹少至、人手难及之处，就是野生植物的栖息地。这些年，乡村的丁壮大多外出务工，村子里留下的，除了老人，多是妇幼。这个时候，对于土地的控制理应有所松弛，杂草之属该趁机泛滥起来才是。事实却并非如此。除草剂的发明与使用，让许多杂草失去了招架之功，它们历千万年练就的死缠烂打的本领瞬间失效，顷刻间陷于灭顶之灾。季节一到，除草剂一遍过去，作物之外，寸草不生。如此年复一年，那些繁衍能力偏弱的杂草势必无法立足。除了选择迁徙，等待它们的只有绝种灭迹一途。

于是，我在城市的绿化灌丛里发现了萝藦，在退化的草坪上发现了米布袋，在稀疏的树木里发现了罗布麻。这些东西，或因生长期长，或因株型偏大，在乡村的田野上再也难以容身。敌进我退，敌追我逃，否则，你让我怎么办？我暂且在这些地方住下，看看情况再说。等你们疲惫了，懈怠了，我再回来不迟。植物们有这种聪明，否则，你无法解释一个物种为什么历经千百万年，绵绵不绝以至于今。植物的智慧让我欣喜。对此事我别无奢望，所以感到欣慰，是我可以随时看到它们了。

还有，我终于明白，植物最美的，毕竟还是它们的花期。虽然喜欢植物，多少年来却一直有个偏颇，那就是对其茎叶之美，多能体悟，而于其花蕊之盛，常常无动于衷。比如苜蓿菜，比如乳苣，这些乡间野蔬，我是何等熟悉，也是到了近年，才得认真观赏它们开花。以前，看到诗人们愁红惨绿，心里常常不解：干吗呀那是，花本来就难开易逝，哪里及得上叶子美得持久？到了近年，有了充裕的时间游走野外，遍历了春天里缤纷万状的花开花落，

这才明白,那种大自然的奢侈展示才是天地间真正的奇迹。大自然用它无可比拟的美,一举轰毁了我对百花之美的偏见。我错了,我改了,然而我很高兴。

吴国盛先生说:“博物学首先一个特点是要聆听自然、倾听自然,对自然保持一种虔诚的态度,对自然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自然,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不是实验室中遭到‘拷打’和‘拷问’的自然。”刘华杰先生认为:“博物学重视个人知识或者私人知识。见识自己以前所不知,对我们而言就是发现。为社会增加了公共知识叫‘发现’,把已有的公共知识‘下载’,通过观察而转化为自我的私人知识,也是一种发现。”二位先生的话我当然喜欢。但是,所谓博物之学,对我而言仍觉得过于高大。我所喜欢的,只是欣赏植物,让自己感到快乐,如此也就够了。

2016年5月11日

目 录

CONTENTS

001 / 由“志”到“史”，书写具体的人与自然关系史

006 / 自 序

第一辑 野草之什

003 / 最早开放的野花

007 / 神圣著草

012 / 夏至草

016 / 古怪精灵猫眼草

022 / 鬼针草的鱼叉

026 / 苍茫大气罗布麻

030 / 恼人的荨麻

035 / 绞股蓝与乌菘莓

040 / 丑拙多变荔枝草

044 / 蓬勃鸡矢藤

049 / 钻叶紫菀

053 / 小白酒草

057 / 一年蓬

061 / 野老鹤草

065 / 诡异惊悚菟丝子

071 / 野燕麦与节节麦

075 / 菹 草

080 / 玉立亭亭看水葱

084 / 喜旱莲子草

第二辑 野蔬之什

- 095 / 春日迟迟，采蘩祁祁
100 / 二月蓝繁三月开
104 / 寂寂幽幽附地菜
108 / 碱蓬与猪毛菜
112 / 紫花地丁与早开堇菜
116 / 青青阔叶看酸模
120 / 品味齿果酸模
123 / 王不留行
127 / 消逝的多裂翅果菊
131 / 续断菊的遗憾
135 / 紫花山莴苣
140 / 糙叶黄耆与米布袋
145 / 参差苕菜
150 / 马勃与鸡腿菇

第三辑 树木之什

- 157 / 运河垂柳
162 / 闸北古槐
168 / 归来的皂荚树
174 / 收集柘树
180 / 白蜡树的船桨
185 / 丛生的白杨
189 / 秋来一树红灯笼
194 / 优雅黄栌
198 / 邂逅云霞树
203 / 岸岸枫杨树
208 / 远道而来乌桕树
213 / 寂寞的树
216 / 白杨、梓树与合欢

第四辑 花卉之什

223 / 东风不用更相催

226 / 璀璨火棘

231 / 康成书带草

235 / 寂寥丁香

240 / 最忆茑萝松

245 / 梦幻鸢尾花

249 / 落落芙蓉葵

254 / 趣味紫薇

259 / 三春柳色繁

264 / 伤心蜡梅

269 / 相约梅花

273 / 天目琼花好

277 / 投我以木桃

282 / 孤零零的锦鸡儿

286 / 榆树桩的哗变

290 / 盲老人和他的植物园

第五辑 作物之什

- | | |
|--------------|---------------|
| 299 / 贻我来牟 | 349 / 脆瓜与髡瓜 |
| 303 / 黍子与稷子 | 353 / 遥远的老菜瓜 |
| 310 / 甜棒的记忆 | 357 / 泥柔最是紫彭亨 |
| 315 / 地瓜的来历 | 363 / 落寞的芥菜疙瘩 |
| 325 / 地瓜与我 | 368 / 好不容易种棉花 |
| 331 / 晒瓜干 | 373 / 种棉花的理由 |
| 336 / 瓜干的吃法 | 379 / 把酒话桑麻 |
| 341 / 没奈何 | |
| 345 / 面甜瓜的回忆 | 389 / 后 记 |